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八

東吳王鳴盛謨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六

班志不載漢禮

南齊書禮志敘首云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案此說詳見前第十一卷漢無禮樂一條

何佟之議雩祭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議雩祭曰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從之蕭鸞盡殺太祖高帝世祖武帝子孫卻以己身充太祖之第二子固不能斥太祖而以己之父道

生代之若世祖乃鸞之從兄且世祖自有子孫今觀佟之議明
堂及雩祭尙以世祖配饗五帝則當時太廟之中亦必不廢世
祖之祀可知夫子稱人而不仁如禮何此爲魯三家發耳以鸞
之逆惡無人心亙古少有倫匹較之三家則又判若霄壤矣想
其入廟奉祀對越駿奔依然不愧不怍此等人何必更以聖賢
之所責者責之惟是鸞祀太祖可也祀世祖則義何所取禮何
所據祝史如何告儀節如何行木主如何題署主祭者之位次
如何安頓措置其名如何稱蕭子顯禮志一篇全不分明千載
而下爲之揣度情形不覺令人駭詫

以婦人爲一世

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若據伊

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立之說廟有
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愚案古者夫妻同一主觀蕭子顯此
段宋初竟以臧后爲一世但臧后是宋武帝元配不知何以得
爲一世攷予前所引宋禮志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
於彭城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
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其時武帝見存而臧后
已沒故卽以充一世數蓋五廟之制原應奉其先之有功者一
人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其下則高曾祖禰四親是爲五廟劉氏
之先旣無有功者可奉爲太祖但有四親而已惟武帝有大功
當比周文武世室而身又見存遂以臧后充數南齊書禮志所
說卽此事但蕭子顯措詞繚曲未易了耳要之此真大可異事

厥後武帝崩徐羨之等請以武帝配天南郊以武敬皇后配地

北郊武敬卽臧后也

亦見宋禮志

此種典禮皆堪駭人

隋書第七卷禮儀志中興二年梁武初為梁公乃建臺於東城

立四親廟并妣邨氏為五廟邨氏卽梁武之元配其禮與宋武

帝同又第六卷云後齊園丘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方澤禘祀當作

崑崙皇地祇以武明皇后配此亦與宋制同至其

述後周之制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北郊方

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隋高祖受命

為圓丘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武元皇帝配方丘夏至祀皇

地祇以太祖配周隋之制較宋與後齊為得其正矣

南齊州郡所據之書

南齊州郡志有永明三年戶口簿有永元志永元東昏號有永明郡國志有元嘉計偕亦猶宋書州郡志自稱采地理襍書

京口名義

南齊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案此段釋京口名義最爲精確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亦用之在無學識者必疑其穿鑿而以京口爲京都之口不知從北朝來當於瓜步渡江在今六合縣不由丹徒卽在南朝本國而論江州荊州湘州益州皆在建業之上游而京口則在其下流惟吳會等在京口之下耳何得以爲京都之口乎且京口之名不始於南北朝孫吳已有故唐許嵩建康實錄權自吳遷京口築京城卽今潤州

城也因京峴立名詳見前第四十二卷然則京城者猶言高城也愈見南齊書釋義之確

江都浦水

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盛壯嘆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江都浦水與漢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者疑皆卽邗溝亦卽瓜洲但此道直至隋煬帝始開曹丕征吳時尙淺狹同見後第七十九卷彼欲親御龍舟率水師入江此道不能容也魏志述丕之臨江觀兵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仍謂舟不能取瓜步路入江非謂瓜洲

南朝官錄尙書權最重

相國三師三公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及一切將軍之下

方次以九卿九卿之下方次以尙書次侍中次中書祕書御史
謁者次領護二衛及六軍等此宋齊志所同也而齊志於尙書
中又特標錄尙書一目前未有如此特標一目者夫公師等在
漢皆宰相也其職要重無比況三公中之太尉本掌禁軍大將
軍亦掌武故每連大司馬可見總統文武其後權移於尙書侍
中中書而一切尊官顯號皆爲空名矣馴至南朝惟錄尙書權
最重此志所以特標之又其時兵權盡歸領護恐一切將軍又
成空名矣官制無定如此

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尙書事領揚州刺史旣專朝
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錄命者錄公之命也錄
權之重久矣然單拜錄則自齊始南齊書褚淵傳太祖崩遺詔

以淵爲錄尙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尙書
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
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
策者兼明委寄尙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尙書令品雖第三拜
必有策錄尙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
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
王侯不假優文從之觀此則知錄始於齊權最重有錄而令權
又分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八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八
十
七

十七史商權卷五十九

東吳王鳴盛謨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七

語多通用

南史各傳語多通用如后妃傳宋文帝潘淑妃傳帝乘羊車經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與晉武帝事同宋武帝之子彭城

王義康傳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遣中書舍人嚴麝宋書作嚴龍持藥

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與晉恭帝臨終語

同謝靈運之孫超宗傳褚彥回墜水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

彥回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與劉祥譏

彥回之言同劉湛傳湛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
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與後漢書范滂之言同張
敷傳狄當周起詣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與江斆傳紀僧
真詣斆事同王敬則傳齊高帝受禪敬則將輿入宮逼宋順帝
升輿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與
隋皇泰主爲王世充所弑時之言同劉懷珍傳附劉杳傳卿有
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與本卷上文孔珪傳齊高帝餉珪
父靈產白羽扇等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傳昭傳
齊明帝賜昭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並同謝朓傳江祐等構朓下獄死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
朓妻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吾雖不殺王公主公因我而死

與晉書王導悔不救周顛語同陰鏗傳與賓友宴見行觴者回
酒炙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
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問之乃前行觴者與晉
書顧榮事同

以家爲限斷不以代爲限斷

八代逐代各斷不宜牽連延壽書各傳中於一家父子兄弟子
姓及其後裔歷仕各代者輒連述之不以各代爲限斷而以各
家爲限斷惡乎可辭居正舊五代史逐代各斷是也而新史變
爲錯綜穿插類敘總因薄班固而欲上法馬遷故致斯弊

其所以以家斷不以國斷者總以遷移見長耳不知此國史非
家乘也何爲必以一家貫數代乎卽如褚淵王儉兩人齊朝佐

命實宋之至戚讀史者讀至齊事未有不急欲觀此二人之傳也乃王儉則附王曇首傳褚淵則附褚裕之傳分散其事使讀者茫然不測津涯其實遷移有何難事如此作史無理取鬧而已又齊人本少王融謝朓文學之士致顯位而死於非命此天然合傳南齊書搭配最爲得宜者乃南史則融入王弘傳朓入謝裕傳矣又柳世隆齊之開國功臣也而南史則已入之其伯父元景傳矣將齊人一槩提入宋傳而齊幾無人不過王敬則張敬兒寥寥數武臣而已夫一家之人聚於一傳史家恆有之然必其在一朝者也亦必可聚則聚若父子各有大關繫事蹟猶須各列傳不可混合況一家數世歷任各代者乎乃并其羣從子姓總爲會萃此不過欲掩蓋前作以成己名豈紀事之道

當然乎

凡在一家者皆聚於宋至齊寥寥無多人齊歷年少猶差可梁
年與宋相等宋除宗室諸王之外尙有傳二十六卷梁除諸王
祇有十卷何其多少之懸絕如此乎自九品中正之法行六朝
人皆重門閥延壽立意爲人作家傳盡提入宋故偏枯如此
柳慶遠蕭穎達與兄穎胄柳世隆之子惔皆梁之開國功臣也
故梁書以慶遠與王茂曹景宗同傳穎達兄弟與夏侯詳等同
傳柳惔與席闡文章叡同傳皆搭配停勻而南史則以慶遠與
惔皆入之元景傳以穎達等入之齊宗室其父南豐伯赤斧傳
矣陳朝文士獨一徐陵陳書云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南史從
其父摛又提入梁而陳之文臣幾無人矣

劉懷珍本將門其從父弟峻孝標獨爲文人故梁書入文學傳南史不顧其隔代亦不問其人之臭味差池以孝標入懷珍傳延壽欲爲六朝人作家傳一部耳何嘗是國史耶

諸王中若陳之王沖王通一生庸碌歷事兩朝富貴壽考無福不備傳中只有官銜毫無事蹟使王氏而盡如此輩之無善可紀并無惡可指者則概用李延壽法敘於一處何妨不然稍有事蹟如王質者其人固無足取而其事不可不存事在梁末陳初忽然盡抽入前半部使人讀之而宋齊未了忽見梁陳旣以眩目爲苦讀至後半部顧此失彼又以檢閱爲勞攷家世誠便攷國事則甚不便有心改舊李延壽之痼疾在此如陳書蔡景歷與其子徵必分二傳此類太煩瑣則不如南史

合之爲善

后妃傳敘首

后妃傳敘首自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云云至備置內職焉一段皆沈約宋書舊文自及齊高帝建元元年云云至位在九嬪焉一段本之蕭子顯南齊書而法稍參差自梁武云云至不建椒闈一段本姚思廉梁書而略有增益自陳武云云以下本陳書而刪節之延壽才太短

孝穆趙皇后傳當補

后妃傳宋孝穆趙皇后追封父裔臨賀縣侯之下當補云子宣之早卒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此但云子倫之自有傳太略然宣之等

竟不載固爲太略矣而倫之與其子伯符別爲專傳則又非其說詳後

明帝所生沈美人

文帝元皇后袁氏傳云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宋書敘此事則云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云云太宗卽明帝亦太祖文帝子其時方爲皇子也若美人果係明帝所幸則此時明帝應在別宮所幸美人獲罪應卽是獲罪於明帝今此文所敘則其獲罪賜死得釋皆出於文帝而所居亦在文帝宮

中安得以爲明帝所幸宋書文九王傳明帝之母沈婕妤卽此美人也南史改作所生極是

袁皇后傳衍文誤字

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外祖親三字衍淦宋書作淦是凡衍誤脫不可勝摘聊偶見之

文帝路淑媛被醜

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孝武帝討元凶劭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崇憲孝武帝崩子前廢帝卽位號太皇太后明帝弒前廢帝自立號崇憲太后明帝少失所生爲太后所養卽位後供奉禮儀不異孝武帝時此宋書所載也此下又歷敘其崩後尊崇之

禮甚詳據南史太后欲毒死明帝爲明帝所覺卽以所賜毒酒
醜殺之而沈約不書約每爲宋諱其惡如此非一然如孝武帝
以義宣女爲夫人諱而不書惟見南史乃前廢帝納文帝之女
新蔡公主則又詳書之本紀與后妃傳且屢見焉或諱或不諱
其例不一則又何說哉

孝武帝之子明帝殺其十六人兄弟骨肉之間剪屠甚於寇讐
何有於孝武帝之母况孝武帝本無人理路亦素有醜聲此種
猜忍逆亂之舉想必有之南史爲得其實勝於本書固知南史
不可盡廢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但云諱憲嫔瑯琊臨沂人攷宋書后爲王

導之七世孫此竟不敘其家世亦太略傳末云父偃別有傳攷宋書偃事卽附后傳此則附王誕傳故云別有傳

殷淑儀

孝武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云云案義宣與文帝嫡兄弟孝武帝文帝之子與義宣之女乃從兄妹沈約宋書后妃傳竟無殷淑儀傳約歷事齊梁何必諱宋之大惡南史爲勝文帝子竟陵王誕傳孝武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謂此事也

宋書后妃傳既不載而五十九卷江智淵傳中載寵姬宣貴妃殷氏卒智淵議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但稱寵姬殷氏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亦絕不云是義宣女又宋書目錄於孝武文穆王皇后之下固
附有宣貴妃卽此殷氏也乃目有而傳則無此更可怪下文孝
武之子前廢帝何皇后傳又敘前廢帝納文帝第十女新蔡公
主於後宮則其親姑也洵可云家法相承是父是子宋中冓之
不可道一至於此

宣孝陳皇后

齊高帝之母宣孝陳皇后傳諱道止南齊書作道正其下注云
宋本作止案母名道正子名道成道度道生可疑

后妃無東昏潘妃

凡史家之例皇后雖無事蹟必有傳妃嬪則必有事者方作傳
南史后妃傳齊東昏褚皇后之下應有潘妃傳雖本紀已有然

宜分見於此今竟無傳何也若於王茂傳又見潘妃事則甚屬無謂宜摘出別爲潘妃傳入褚后傳之後且如宋文帝潘淑妃陳後主張貴妃南史皆有傳何以東昏潘妃獨無詳略不得其平論云東昏喪道哲婦傾城論有而傳無豈不偏枯失體南齊書本無潘妃傳南史仍之并論語亦皆鈔襲而不能補其漏

郗后化龍

梁武帝皇后郗氏祖紹卽作晉書者見徐廣傳郗氏死化爲龍梁書本傳無之唐之去梁未遠如此大變異事姚思廉無容不知李延壽好語怪許嵩建康實錄張敦頤六朝事蹟又摭拾唾餘詳述之皆妄也

阮太后與金樓子互異

文宣阮太后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
建康城平爲梁武帝采女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拜爲修容賜
姓阮氏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於江州正寢年六十七
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謚曰宣元帝卽位追崇文宣太后梁書
同案元帝所撰金樓子第二卷后妃篇敘述其母梁宣修容事
甚詳此書第一卷興王篇述梁高祖武皇帝甚詳云卽位五十
年似元帝已卽位後語而於太后仍稱修容不言尊號者蓋未
及追改也又言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及隆昌中少帝失
德太后以端正反獲賜與建武中遙光聘焉又歷敘在遙光府
諸善行是太后先事二帝一王然後爲梁武帝所納金樓子初

不諱言而無入東昏宮事又生於宋順帝昇明元年丁巳六月十一日大同九年癸亥六月二日薨於江州內寢春秋六十七自丁巳至癸亥正六十七年則非大同六年皆當以金樓子爲是南史梁書皆誤

此傳云元帝以天監六年八月生本紀則云七年梁書紀傳亦如此互異案帝於承聖三年十一月爲魏人所戕梁書云年四十七南史削去其年數帝王年數必應見於紀舊史有之而反削去是誠何心李延壽刪削不當往往如此從是年逆溯至天監七年恰四十七若以六年生則不合當以紀爲正

元帝徐妃南史較詳

南史於梁元帝徐妃傳述其淫亂之事甚詳其文參倍於梁書

攷梁書於忠壯世子方等傳中已言元帝述徐妃穢行踰於大
閣則於后妃傳何以隻字不及此不及南史又帝制金樓子述
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
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
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攷金樓子第五卷志怪篇述丙申歲
婚日妻至門而大風雪等事甚詳與史合獨無所爲述其淫行
者此書久亡吾友邵太史晉涵鈔得鮑文學廷博刻之已非足
本

沈皇后從駕

陳後主沈皇后國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後主薨隋煬帝每巡幸
恆令從駕煬帝被殺后爲尼貞觀初卒愚謂后之從駕辱哉陳

亡後世祖文帝舊沈皇后廢帝伯宗王皇后高宗宣帝瑱柳皇后及後主叔寶沈皇后四后纍纍入長安無一人引決者若張麗華不斬恐亦未必能爲潘貴妃之死

劉道憐年

南史宋長沙景王道憐傳不載其薨年若干宋書則云年二十五上文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此當云五十五

道憐等配祭廟庭

南史道憐傳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天府配祭廟庭此事已載本紀似可省若見

之檀道濟傳亦爲有意

鮑照爲文帝中書舍人

臨川烈武王道規嗣子義慶傳附云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案文帝宋書作世祖乃孝武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非文帝也子頊出爲荊州正是孝武時事孝武好文章見王儉傳好書王僧虔不敢顯跡見僧虔傳

皇子概作合傳爲非

凡諸皇子各書皆案其年代先後與諸臣相間廁此法漢書也而南史則提出聚於后妃下諸臣前亦尙可但如宋武帝

宋書稱高

祖廟號也南史稱武帝謚也各帝及齊梁陳皆如此北史與各書亦皆如此例發於此觀者詳之 七男除少帝

文帝外餘五人南史合爲一篇宋書則抽出義康義宣別爲一篇蓋七人中雖只有義季一人善終餘俱不得其死似可合傳而義康義宣以反逆誅故抽出以示別異南史則惟圖省淨不用區別甚至如文帝之子元凶劭始興王濬亦不依宋書另列二凶傳試觀漢書於每一帝之子作合傳一篇而篇首先敘明某帝幾男某后某妃生某使觀者了然如高五王傳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此下卻云淮南厲王長自有傳長別傳者以其反也宋書遵用此例甚合延壽并合爲非霍去病與霍光盧奕

與盧杞賈涉與賈似道不可合傳今李延壽於人臣尚一家并一傳何況皇宗然非史法

前於晉書論八王別爲傳得史法之變徐陵爲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辨書有八王故事吳兆宜注書名也紀晉事可見八王宜抽出爲傳此法史家多遵之獨延壽不用高祖王勳高祖第八梁豫章王綜武陵王紀臨賀王正德河東王譽皆是亂臣賊子何得與他王同傳故姚思廉抽出附於卷末與侯景同科是也李延壽一槩攬入宗室及諸王毫無涇渭史法亂矣愚謂漢書吳王濞與劉賈無別尙有微嫌梁書頗佳延壽則鹵莽滅裂矣凡史宜據事直書不必下褒貶然分析倫類則不可無

潘淑妃生始興王濬

宋文帝諸子傳云潘淑妃生始興王濬案濬母卒潘淑妃母之非親生此誤通鑑一百二十六卷亦云潘淑妃生始興王濬攷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及宋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今從濬本傳愚謂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濬雖悖逆但禽獸不知父猶知母濬當猶可及禽獸似非親生之母

射氏爲謝氏

晉熙王昶傳昶奔魏明帝以第六皇子燮繼昶封晉熙王乃詔晉熙國太妃謝氏還其本家先是改射氏爲謝氏元徽二年復昶所生射氏爲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案改謝爲射宋書甚明此互倒當由傳寫之謬謀反是齊人

曲筆南史仍而不改亦非至於宋書明四王傳於齊受禪降封公之下屢書謀反賜死此沈約於齊永明中所修南齊書宗室傳安陸昭王緬之子寶暉於東昏廢梁王當國寶暉謀反伏誅又明七王傳亦屢書謀反伏誅此反梁非反齊也蕭子顯在梁所修皆其宜矣

休範以我故富貴

南史桂陽王休範傳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我下當有弟字不可省又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苟兒當作敬兒

武陵王贊薨

宋孝武諸子傳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
帝既誅孝武諸子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
二年薨國除愚謂南雍本贊在明帝諸子之列而汲古閣本則
在孝武諸子之列南雍本是也明帝乃孝武之嫡弟孝武二十
八子夭亡者十其餘十八人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六卻
將己子爲孝武子此真奇絕之事正如唐太宗殺弟元吉并及
其子又納其妃而生子卻卽以爲元吉後誠可駭笑厥後贊亦
仍爲蕭道成所殺而此傳乃書薨竟與善終者無異大謬

明帝子出繼者四

宋書明四王傳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
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

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
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
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
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始建王禧當云
與邵陵殤王友同生文法方一律南史與宋書同皆非宋書於
此下列諸王傳十二人中惟四人友也翽也嵩也禧也此外八
人爲帝者二未封者一未有名者一其餘出繼者當更有四而
此但云智井燮贊惟三人尙有躋一人竟無著落南史則燮之
下躋亦出繼南史是

宋書應立公主傳

宋書應作公主傳臨川公主之很妒新蔡公主海鹽公主之亂

倫山陰公主之醜穢皆自古少有豈可不立傳以爲炯戒攷宋書臨川事見后妃傳孝武帝王皇后傳新蔡事見前廢帝紀及帝何皇后傳海鹽事見趙倫之傳山陰事亦見前廢帝紀故不另立然愚意以爲宜另立而於他處則云見公主傳

經略趙魏

劉穆之傳穆之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愚謂劉裕之武功誠足爲南朝生色但此時拓跋甚強夏赫連勃勃正當盛時裕之力亦豈能遂圖此二國乎經略云云裕之侈心而史家誇言之耳裕卽眞僅三年其子廢帝營陽王景平元年夏魏遂盡取司兗豫諸郡縣矣距裕定關中不過六七年耳

胡三省曰司州地盡入魏兗州自湖陸以

南豫州自項城以南仍爲宋守

觀穆之所自效及高祖委任之意居然苟或賈詡一流矣然或能止操之九錫而穆之以失請九錫遂愧懼而死見王弘傳則其人出或之下甚遠

徐湛之爲子劭所殺

南齊書徐孝嗣傳祖湛之爲子劭所殺劭下注宋本作太祖太祖文帝也其事甚明當從宋本乃作子劭而以宋本附注何爲者

王鎮惡

觀王鎮惡傳敘襲殺劉毅事知鎮惡劉裕之腹心而晉之蝨賊也如胡藩輩皆然然鎮惡雖爲裕腹心而殺鎮惡者即裕裕得關中皆

鎮惡功將還畱子義真與鎮惡及沈田子守之而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未幾田子遂誘鎮惡殺之裕之梟雄猜忍亦難與共事哉

誦觀世音

王玄謨傳蕭斌將殺玄謨玄謨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觀世音宋書作觀音經是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合傳爲非

臧燾有經學故宋書與徐廣傳隆同傳南史以其爲外戚改爲與趙倫之蕭思話同傳已失宋書本意且趙倫之毫無事功亦無罪惡南史既不立外戚傳此等只可於后妃傳附見何得與

蕭臧比李延壽有心立異多事紛更而未必確

倫之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此本宋書文時
倫之以征虜將軍爲雍州刺史見宋書末卷自敘傳省文耳

海鹽公主

倫之之孫倩尙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
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
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此宋書倫之
子伯符附倩傳文濬與公主嫡兄妹也事上聞不殺濬及公主
反殺公主之生母美人殊不可解然沈約每爲宋諱惡而於此
直書之當得實南史乃云倩尙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
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李延壽任意竄改必不可信

蕭介傳刪諫納侯景語

蕭思話之孫介傳雖載諫納侯景事而其語一概刪去梁書則詳載其表李延壽任意去取處處不當通鑑第一百六十一卷仍詳載介語後人動稱通鑑專取南北史不采各書殊不知司馬君實之雅善裁鑒劉道原之詳究古今豈肯偏徇李延壽哉臧燾等傳論南史刪棄

宋書以臧燾徐廣傅隆同傳以三人皆儒者也論一篇窮原究委尤覺卓然論冒先言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宏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此言用人當求其實而攷實必據鄉評也次言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此言取士當以經術而諸子詩賦不足尚也分明兩意並提而兩意實卽一意大抵經

之明否必據鄉黨評議也此下云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宗本務
學不尙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贏金於是人厲從師之
志家競專門之術執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鬻舍整啟著錄或
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案漢取士猶有古鄉舉里選
之法詳見通典第十三卷及第二十四卷舉賢良第二十五卷
選郎諸條蓋兩漢經術盛故人才盛觀鼂錯公孫弘董仲舒等
傳當時推擇薦辟必據鄉黨評議可知後漢學校尤興舉安順
以下累葉童昏國統屢絕而歷年四百大命不傾光武明章尊
經崇儒力也宋書於此下遂言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
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
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

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說已略見前第四十卷植經植當作置謂棄置也上文浮指詩賦詭指諸子二字括盡眾家流弊不浮不詭舍經無由黃初至晉末無儒教真痛快之論切中魏晉兩朝弊病但陳羣立九品官人法置州郡中正則選賢於野而不徒求士於朝此制方從魏始魏夏侯玄晉劉毅方且極陳其敝謂銓衡當專於臺閣不當使中正撓其權今此反言魏晉之敝在選賢不本鄉閭銓衡任歸臺閣二者正相反何也魏雖置中正尙沿漢末黨人餘氣但主不好經太學之衰實自魏始見前第四十卷諸生避役一條學衰經廢異端熾盛孟

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中正之設何足遂大扶儒教乎宋書於此下表元嘉之興學此乃聊作抑揚其實元嘉亦未能崇儒卽臧熹等經學何敢望漢人萬一想作者胸中有此一番好議論姑借題以發之

韓昌黎云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漢初開建經學武帝罷黜百家黃老不能爲害後漢佛入中國而經益明儒教益盛佛亦不爲害也曹氏始好詞賦晉人專祖立虛佛乃熾矣然晉魏梁隋佛雖橫恣傳注義疏猶相承不絕作者貶黃初至晉末而申元嘉假臧熹等三人以立論其意可見竊疑沈約文體頗近輕薄又捫論四聲沾沾自喜又於謝靈運傳論備陳音韻聲響之妙乃於臧徐等論痛詆黃初之愛雕蟲棄章句恐此論非

出約手特前史舊文約仍之耳卽如是約亦尚爲有識夫所謂
專門之術者何也卽兩漢經師訓詁相傳家法也彼時訓詁未
亡故周孔之道有所依憑而立不似趙宋人以訓詁與詞章一
例訶黜延至唐初賈公彥孔穎達輩掇拾補綴尙粲然可觀李
延壽者與賈孔同時而學淺識陋全不知經以臧熹與趙倫之
同傳以傅隆入傅亮傳皆非其類惟一徐廣與范泰等同傳而
於卓然之論刪棄無存予辨之使後之攷史者知南北朝事斷
不可獨倚李延壽也

謝王聚於一處

南史以諸謝諸王聚於一處江左最重門閥兩家門閥當世所
少四代卿相多出兩家李延壽竟以兩家貫四代而四代似變

爲一代矣齊梁陳皆統歸於宋此飽彼飢偏側斯極但向來皆稱王謝此獨先謝後王謝則冠以晦王則冠以弘豈以晦優於弘乎李延壽初無此意也不過聊示翻新耳

王融屢陳北伐

王融屢陳北伐之謀見南齊本傳南史盡削去其時魏方強盛而齊武帝豈能辦此宋文帝尙且敗辱頻頻況齊武帝乎文人輕躁急功名如謝靈運亦有此陳請正融之類也

謝玄語當從宋書

謝靈運傳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案宋書作瑒那得生靈運攷此語亦見晉謝玄傳彼生字上有不字宋書脫耳

疑唐本已如此李延壽不解其意故易之但一經竄改使妙語頓成鈍語

忠義感君子

靈運被收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何氏焯曰北史魏孝靜帝紀忠義作志義愚攷毛氏刻魏書本紀仍作忠義何氏蓋據宋版

沈約重文人

一部宋書以一傳獨爲一卷者謝靈運之外惟顏延之袁淑袁粲而已二袁忠義固當詳敘顏謝則惟重其文章范蔚宗謨後漢書而不得比顏謝之獨占全卷沈約重文人如此抑古來史家作傳載著述全篇者多矣獨宋書靈運傳載其山居賦乃并

十七史疏證卷五十九
六
其自注載之此尤例之特殊者南史芟削僅存十之二太略末
段附孟顓亦覺不倫

靈運傳論

論一切不論獨論其文於文獨論其詩并且不專論靈運直以
己意歷評古來作者落到宋代又以顏謝並舉不分賓主偏正
此論雖繫靈運傳後實非但爲靈運發者又史論之變體也至
此後一大段則并將前半篇所評撇過一邊蓋前半篇之意言
若論其詞義之美則漢魏晉宋諸家各有可取後半篇之意則
約直自寫其胸中所獨得之見而以爲騷人以來此祕未覩又
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則竟一齊抹倒矣
約所作四聲一卷已亡竊謂約所論者古詩耳彼時未有律體

不比沈佺期宋之問之研揣聲病今但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此外尚有陸厥與約書論此事見南史厥傳然吾輩從千載下曲意想像終不知此旨何由而達也靈運死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下年字脫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前字脫從馮惟訥古詩紀校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右誤作左從張溥百三家集校

謝朓

梁書以謝朓傳獨爲一卷南史入謝弘微傳朓歷仕宋齊梁三朝以此編入其祖弘微傳中誠爲宜矣而鄙意則謂婦人三嫁終以末後之夫爲定故入梁書爲是南史攪和各史以異代之人入一家之傳乃史家之變例而不得其當者不可以訓

姚察以謝朓爲宋代忠義朓於宋亡不過不與其事齊平定後遂出仕齊於齊亡於梁興皆然此等忠義可發一笑然蕭子顯於褚彥回尙有恕詞況朓乎察云極出處之致矣譽之乎刺之乎察亦歷仕三朝極出處之致者必不怪朓察隋臣也猶朓之當入梁臣其子仍題爲陳吏部尙書姚察異哉

南海羅崇齡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香山何翰章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

東吳王鳴盛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

王弘傳自相違反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爲人臣者之慣態若王弘導之曾孫也晉之世臣而竟爲宋佐命無恥已甚傳多褒揚太過而未一段云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其下文又云輕率少威儀何其言之自相違反與

宋書以劉穆之王弘同傳以兩人皆佐命也而論於王弘竟隻字不及雖宋書全部論皆如此然弘佐命並無功業不過諂附而已實無可論也李延壽一切論贊皆鈔襲舊文至弘旣遷入

諸王首而其論亦居然自下筆矣褒休元爲棟梁殊嫌溢美

西昌侯固爭王融

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監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僮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疾篤薨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

於獄賜死案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南齊書無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頗覺如繪但李延壽既知此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亦南齊書所無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乎武帝疾篤太子前死太孫幼鸞篡奪之謀已定若融計得成鸞事敗矣恨融刻骨必欲殺之安肯爭其死乎西昌侯下省鸞字亦非

作唐侯相

王籍傳爲作唐侯相梁書作湘東王引爲諮議參軍帶作唐令當從之

左佐

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尙書三十卷中庶子省子字亦通佐上

梁書無左字筠嘗爲司徒左長史當作左佐

王華等傳分散非是

多人作傳論中只論一人一部宋書率犯此病其因事配合牽搭則往往有意非漫然也如第六十三卷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同卷華傳中又附以孔甯子而論則以元嘉誅滅宰相徐羨之傅亮謝晦爲王華孔甯子之力王曇首傳中則云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然則論之不及曇首者圖省文耳至殷景仁則傾劉湛而殺之沈演之則傾范蔚宗而殺之論之不及亦圖省文耳聚於一卷搭配甚妙夫太甲復位昌邑善終羨之等固不可與伊霍同年而語要無反心亦差可謂之志安社稷湛罪亦不至於死范蔚宗則更枉矣惜沈約尙未

能力表其誣要其比類爲傳意旨顯然若南史則更改遷移刊削顛倒王華在第二十三王曇首在第二十二殷景仁在第二十七沈演之在第三十六原書旨趣蕩然無可窺尋矣幸而原書具存耳歐陽永叔請取唐人九經義疏刪去讖緯若其言得行斯文喪矣吾於南北諸書亦同此幸要之李延壽之所以必分散者亦因欲使聚族故也卻使因事類敘之法盡廢

又如宋書第七十一卷以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爲元凶劭所殺固宜同傳第八十四卷以鄧琬袁顛孔覲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從晉安王子勛反見殺固宜同傳兩論只論一事而三人皆徧亦得法南史則總以一家爲斷不以事類爲敘徐湛之入徐羨之傳江湛入江夷傳王僧綽入

王曇首傳袁顛入袁湛傳孔凱入孔琳之傳宋書類敘之法被伊一齊打散此國史也豈家譜乎不以事類爲敘而必使以族屬爲敘則作史專爲欲明人家世次譜牒乎大謬之尤者

惟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傳弘之四將皆西征關中軍敗陷虜三見殺一降似乎恰好同傳天造地設故李延壽不能違異而其實毛當專歸北史此又仍宋書而誤者

以僧爲名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卽如僧字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旣浮屠之稱何得用爲名今散見各傳者不可枚舉而王氏尤覺糾紛如王僧達王僧祐王僧綽王僧虔此王導之一族如王僧孺則王肅之八代孫又是一族如王僧辨王

僧智則王神念之子不知其所自出又是一族實非一宗而皆

以僧為名

殷鈞傳有宋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

遂致讀者易於

混亂幾疑為兄弟行者至此卻思李延壽於國史中作家傳反

覺不為無功為之失笑

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用僧名佛名亦

多

又有父子同名僧者殆如羲之獻之之類未暇詳攷

王儉首倡逆謀

劉裕篡晉王弘為佐命蕭道成篡宋弘弟曇首之孫儉首倡逆謀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劉祥謝超宗譏褚淵而不譏儉何

哉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四
儉自幼篤學手不釋卷觀其引述漢書三都賦晉百官表腹笥
便便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華林宴集跪齊高帝前誦相如封
禪書其諂彌甚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
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伏誅又劉祥撰宋書直
書禪代事儉又密以啟聞武帝銜之致流竄死見南齊祥傳儉
真小人

王儉嫡母武康主

王儉傳儉嫡母武康主云云案儉父僧綽傳尙東陽獻公主此
云武康有誤

王儉議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愚謂明堂安得稱虞祭北
雍本誤同齊書禮志作虔癸九非彼本傳不載疑當爲虔祭

王儉年四十八

永明七年儉薨年四十八案齊書儉薨年三十八南史蓋誤以
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

儉淵皆以宋世臣爲齊佐命儉三十八淵四十八皆不壽齊臺
初建淵啟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之例求爲齊官其
無恥若此淵子賁以父失節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而淵拜司
徒其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
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
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四十八而死何云期頤思之有味

王阮亭論詩絕句云十載鈴山冰雪情青詞自媚可憐生彥回
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刺嚴嵩也今以南史褚淵從弟
炤譏淵之言攷之乃是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云云通鑑同中
書郎者謂中書之郎官耳攷淵傳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阮亭
誤記淵爲中書令故遂誤云不作中書若改不作三公則妙

永嘉末

王儉之子騫傳永嘉末召爲侍中監本作永元是永元東昏號
王僧虔論書誠子

南齊書王僧虔傳載其論書一篇徧論漢魏晉宋書家凡二十
七家而獨不及羲之獻之者雖是因其名重人所共知無勞品
評如宋人選唐詩不收杜工部然亦自有不滿羲之之意其論

亡曾祖領軍書云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
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觀此可見韓昌黎云羲之俗書趨姿媚
意與僧虔同其論王平南廡云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言廡
是右軍之叔其書過江之前爲最佳也南史改爲過江右軍之
前以爲最如此則有推尊右軍意其實不然亡曾祖領軍者名
洽字敬和導之第三子又有亡從祖中書令者名珉字季珍珣
之弟二人皆附晉書導傳各家皆稱名獨二人稱官凡此所論
皆指隸草無大小篆法隸始於秦行之二千年若欲廢隸用篆
斷斷不可但書體淆譌已極幸而說文尙存天之未喪斯文也
學者必須尊信推崇於隸中識篆意爲善又僧虔誠子一篇中
多格言至論而艱晦難讀試觀宋時涇明董漢策所刻二王帖

語多蹇澀費解甚至不可句可見當時簡牘本自如此不盡由傳寫之誤而傳寫脫謬者亦有之南史惟任意刪削往往失其本來面目而於其脫謬則全不能有所是正也如云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

北雍本有言字

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

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倖造化郭

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此段甚佳凡爲子弟者當手
錄一通懸之座右南史盡削去大非馬鄭自是馬融鄭玄然二
人未嘗注老此言大可疑恐上文老子當作老易觀下並言易
莊老則可知荊州謂劉表又云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
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南史刪數字此字斷不可省南史之
妄如此

耶耶

王彧傳子絢讀論語周監於二代何尙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
哉尙之意以下文郁郁乎郁與彧通故也唐無名氏古文苑第
九卷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
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

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宋章樵注耶以遮切今作翁俗呼父爲翁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又北征詩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以父爲耶六朝及唐多有其實古只作耶譌爲耶俗妄誠可笑然如遼耶律氏未可改爲耶則知古不容泥若於耶上又加父則誤中之誤至如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姚氏自注徒可反左圭百川學海所采戴埴鼠璞辨荆土方音爹徒我反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爲陟斜切是爹與爺音同矣

童烏

楊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立文童烏

子雲之子而或以童字句絕烏乎爲嘆詞南史王彧之子緝小字童烏見王蘊傳亦見南齊書高帝紀又宋書范泰傳云揚烏豫立實在弱齒則童烏爲小字無疑

王晏傳刪非

王晏傳云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宋書作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二者不同南史於傳末一段追敘其爲員外郎時事則前刪員外郎三字使後文爲無根

三年喪請用鄭氏

王淮之傳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立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摛紳之士多遵立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
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立義爲制朝
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南史用宋書文乃於本紀刪去此
事豈以紀傳不可重出邪紀中事不與志傳重者無幾史家紀
載之體應爾不嫌重也黜王扶鄭自此永爲定制禮之至大者
紀中豈可不載李延壽任意刪削舛謬之極

諸到傳位置皆非

南史到彥之孫撫撫子沆沆從兄漑洽洽子仲舉同傳傳中敘
彥之之長子元度少子仲度並早卒仲度子撫撫子沆字茂澗
若漑字茂灌洽字茂泂則皆撫弟坦之子梁書皆與之合但梁
書以洽在二十七卷漑在四十卷沆在四十九卷文學傳愚謂

南史梁書皆非也到漑到洽當時目爲兩到乃嫡兄弟而仕同時官位事業人品學問俱相等皆無事蹟不過平平人物此必當合傳萬萬無分理者乃分爲二篇漑兄洽弟此何以先洽後漑鄉貫及曾祖祖父三代兩傳重複敘入卽沆亦儘可同傳乃必別爲文學瓜區而芋疇之姚氏父子兩世修史乃略無裁斷至此李延壽之以一家穿貫似矣但彥之宋臣擢齊臣沆漑洽梁臣仲舉陳臣南史則以彥之作提頭凡彥之子孫歷仕宋齊梁陳者一并穿入南史竟作成一部南北朝人家傳矣只因魏晉以來官人以世專用門閥品量天下士李延壽又師心自用必欲力矯前人之失遂成此蔽乃嘆茫茫千載著述家家有病甲旣失矣乙又未必得也且莫講到詞義攷據只此卷第分配

之間皮毛之事而疵累已如此

到漑顯貴

梁書論云漑遂至顯貴案漑官至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與散騎常侍侍郎當時以爲黃散徐羨之委蔡廓典選令其專主不必關白則非顯貴其顯貴在侍中耳

袁顥盛稱太子之美

袁顥當孝武帝大明末年帝欲廢太子子業而立新安王子鸞顥盛稱太子好學日新而止但子業之不肖人所共知顥若以子鸞爲不可立則勸其廢昏立次可也何反盛稱子業之美乎及子業立改元景和是爲前廢帝顥果以不見容而出子業旋以無道爲其叔父彧所殺而自立改元泰始是爲明帝顥於此

時始奉晉安王子勛即大位旋敗走被殺能無追悔前言石子

勳孝武之子顓奉之而史乃書反亦非

褚淵傳中於順帝夫袁粲欲圖誅蕭道成之事

反書粲為懷貳其謬亦同

文帝諱曰

袁粲傳宋孝武孝建元年文帝諱曰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粲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令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免官文帝諱曰四字宋書作世祖率三字世祖即孝武也粲後日能死忠必不於君諱進肉當從宋書

何澗

袁彖附宗人廓之傳時何澗稱才子何遜傳作從叔備字彥夷

作澗誤

袁昂馬仙琕

袁昂傳載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爲吳興太守獨拒境帝手書諭之昂荅書洋洋幾百言絕大議論無非說節義及建康城平遂受梁官後遷吏部尙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尙書我用卿爲白頭尙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尙書未爲晚達其諂至此馬仙琕爲齊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卽斬於軍門以徇後爲梁軍所執至石頭而脫之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忌卿勿自嫌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六朝人節義類此者頗多

論褒粲是也譽昂則愚矣

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為南史刪去

宋書有良吏傳而孔季恭

南史作孔靖

及其子靈符羊玄保及其兄

子希并沈曇慶諸人共為一卷皆取其治民有惠政者靈符傳載山陰湖田議議者十三人全載玄保傳載吏民亡叛罪同伍議希傳載占山澤以盜論議皆因其有關於小民生養之計載之極詳論則言江南為國雖南包象浦西括瑯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因而極論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互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糶貴糶貴則商倍此段言農民之苦已自惻然此下言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

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此段以元嘉大明相較見倉儲之爲急而欲行常平常平行則商賈不得操其奇贏而無糶賤糶貴之患矣常平說已詳前第十二卷而宋書此篇誠爲卓然至論南史旣遷移其篇次而於湖田議竟盡削去羊玄保羊希二議亦僅存什一其論贊每襲取舊文而於此篇之卓然者反棄不用南史意在以刪削見長乃所刪者往往皆有關民生疾苦國計利害偶有增添多諧謔猥瑣或鬼佛誕蔓李延壽胸中本不知有經國養民遠圖故去取如此又宋書孔琳之傳桓玄欲廢

錢用穀帛琳之議錢不可廢論則先言食貨兩不可無繼又言兩者之交病而未段又推論之云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園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立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此段尤爲採本之論恐沈約不辨有此當是前世名臣之言約仍之耳抑約亦通敏能見及此若李延壽則無學識陋儒也於琳之議削去十之八九論亦棄不用予今讀之乃不覺反覆賞嘆而深有味乎其言

南齊書不譏褚淵

南齊書褚淵傳敘其爲齊佐命至建元二年進位司徒之後云

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如此負國懷奸而猶以譏之者爲輕薄子蕭子顯是道成孫其言自合如此南史以白虹貫日云云爲袁粲之言與南齊書不同南史又添粲語淵母爲竹帛所笑云云又添王儉欲加道成黃鉞任遐譏淵係妻子愛性命云云皆南齊書所無此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又謠云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亦南史有南齊無此篇所添頗有意

南齊於淵論贊尤多恕詞至云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係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此論亦可解嘲六朝五代皆如置碁然五代諸臣何難行遯六朝則欲遯無從不可與馮道例

褚賁傳互有短長

南齊書敘淵之長子賁歷官云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宮官歷侍中南史則其首先冠以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皆南齊書所無此下卻突接云位侍中竟不知其何由而得侍中也據南齊則賁在宋末已歷任高帝武帝官屬革命後仍爲宮官然後遷爲侍中侍中是尊顯權要之職賁固久爲齊臣矣南齊於此下但言淵薨服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綦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如此而已夫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賁於淵死後不拜官稱疾讓封愧恨乃父之意顯然乃猶迂其詞曰世以爲云云蕭子顯身爲齊之子孫故多諱飾李延壽則力表其謝病廬墓絕食拒客釘塞門戶延壽是也但欲表賁忠以形淵醜若書其先歷任齊官恐礙賁之節於是沒其實而去之則又謬此非求文法簡淨乃是有意掩覆矣二史互有短長

淵之祖秀之與弟淡之爲晉親臣而貳於宋武帝妹爲晉恭帝后殺后所生男非一又弑恭帝淵又以宋駙馬而求爲齊臣累世賣國醜聲眞自不堪淵雖貴劉祥輩揶揄殆不可耐建元中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見南齊高逸何求傳阮靈鞠詣別淵脚疾不起靈鞠曰公

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見文學傳至隆昌末樂預尙云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見孝義傳其攢譏竦諫如此責蓋深羞之故立
節以投拭焉梁鴻之父仕王莽故鴻終身不仕欲以雪其恥也
且王莽之子尙知非莽隔絕平帝外家與師吳章謀以血灑門
欲以悟莽朱溫之兄尙知責溫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
無滅吾族王安石之弟亦知安石行新法昵呂惠卿之非勸以
遠佞人骨肉之間忠奸異趣由來如是

張稷弑齊東昏侯東昏雖昏暴稷究以逆節被彈稷子岷益深
恥之故於侯景之亂合門死難以雪其辱其忠也正其所以爲
孝與褚賁等心事正同

左戶尙書

南史賁為左戶尚書南齊作左民此江左制也觀宋齊二書百官志可見作戶者避唐諱而改

黃門郎

蔡廓傳廓自豫章太守徵入為吏部尚書請於中書令傅亮選事悉以見付亮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黃門郎宋書同通鑑作黃散胡三省曰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興宗傳誤

蔡興宗傳右軍將軍王道隆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

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襍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
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
此何至是興宗復爾案此事宋書所載秋當作狄當弘興宗作
王弘彼是當從之狄當又嘗詣張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
見敷傳然則作狄是陸慧曉傳及恩倖傳敘首亦皆作秋當亦
誤也此文於下仍云弘還則其上作弘興宗似是一姓弘名興
宗之人者其爲傳寫之誤可知至是興宗復爾六字彼作五十
年中有此三事八字二者皆非紀載之體無所益也彼作無所
知也就席下彼無及至二字則此文爲勝王弘乃又是一人非
爲太保字休元者彼乃王導曾孫門閥甚高何不坐之有又攷
江敷傳紀僧眞詣敷坐定敷命左右移吾牀讓客與張敷事絕

相似

以女妻姊之孫

宋書蔡興宗傳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豕而妻
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
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
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
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
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顓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
遇害興宗女無子棲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
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此事旣無理敘次又茫昧令讀者生疑
南史但削去數句於其情事曲折則全不能明析也始生豕生

下南史添子字是一孫謂彖一姪謂興宗之女計興宗之女與
顓是內外兄弟豈可爲其子婦興宗之姊婦人無識有此謬見
興宗累世大有名位不應徇之明帝但言姊言豈不可違不言
其行輩不合又下文言興宗女無子嫠居則其上彖亦他娶下
應有興宗女他適一句至此女閱歷如許變故不但孀婦年亦
壯大矣名門高胃何至爭欲娶之敬猷已死人臣家有女聽從
其便可也何以明帝又敕適謝氏益覺可笑興宗又竟抗違而
屢轉曲從初訂之謬約如此門閥使女再醮已甚可醜必以妻
姊之孫更屬荒唐倫序乖舛誠不可解

南史於袁湛傳連及諸袁顓爲袁淑兄之子而彖則爲顓弟覲
之子非顓子也顓之子昂傳屢言從兄彖又昂幼孤爲彖所養

彖卒昂制期服人怪問之荅書極言情逾同生不當為諸從服則彖非顓子已與蔡興宗傳互異彖傳云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器之祖舅者父之舅也然則興宗之姊乃袁覬之母非顓母矣彖傳又云彖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則彖為伯母王氏所養非祖母蔡氏所養又與興宗傳互異而宋書袁顓傳一則曰顓舅蔡興宗謂之曰云云再則曰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顓舅云云則又與興宗傳合矣乃傳末一段言顓以奉晉安王子勛事敗死太宗即明帝忿之投尸於江兄子彖微服求訪密致喪葬則又與興宗傳不合矣種種抵牾不可爬梳大約以女妻姊之孫一事斷非其實

山陰公主悅褚淵

宋孝武帝長女山陰公主悅褚淵白前廢帝召淵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淵不從攷淵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於山陰公主爲姑夫及觀何尚之之孫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選尚孝武女山陰公主審爾則公主又何必苦求淵侍己真可發一大笑

何佟之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案此與儒林傳中何佟之姓名偶同非一人

洗閣

何尚之傳論洗閣取譏傳中無所謂洗閣事乃別見張暘傳但此事何不直載入尚之傳邪此傳論不相應殊爲非體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

南海羅崇齡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香山何翰章再覆校

十七史商權卷六十一

東吳王鳴盛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

中詔

南齊書張緒傳末引建元初中詔案沈約自序自注云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臺猶法書典書也然則此乃當時記錄之名

張邵張禕

南史張邵傳中邵字凡數十見宋書四十六卷邵傳與南史並同通鑑亦同惟宋書五十九卷張暘傳作張劭而近人校南史者一概俱改作劭未詳又南史張暘傳云邵兄禕子宋書五十

九卷張暘傳亦作禕而四十六卷則作偉通鑑第一百十九卷亦作偉二者不同禕承劉裕使酖故主晉恭帝於道自飲而卒奇忠千古僅見南史斷自劉宋始以禕係晉臣故僅附見於暘傳而不爲別立傳

宋書爲妄人謬補

宋書第五十九卷有張暘傳此是沈約原本其前四十六卷先有暘傳則後世妄人謬取南史攙入者四十六卷目列趙倫之到彥之王懿張劭四人內到彥之闕卷末又無論贊則此卷本自不全致遭妄人蛇足於劭之後又附以暘一人兩傳前後複出不知宋書不似南史一族之人必聚一處其中有父子各卷如顏延之顏竣之類況暘是劭兄子何必附入想妄人偶讀至

此忽憶劭有姪暘以爲遺落竟未及檢照五十九卷率爾鈔入
不然則何所取乎此傳與南史文並同惟南史云魏太武南征
此則改云魏主拓跋燾南征以下皆稱魏主其實宋書中魏主
字樣是口氣非史臣筆史臣則稱索虜不稱魏主今此所改乃
又妄人之強作解事者此篇於宋書中宜刪去又南史於各帝
皆稱謚法宋書則稱廟號然亦間有稱謚法者例亦未能盡一
此四十六卷中趙倫之王懿張劭三篇皆稱謚法所以妄人於
張暘傳亦改世祖爲孝武卻不可因張暘傳而疑趙倫之等亦
非沈約原文也臣穆等跋執稱謂不同不可泥

敷演鏡暘

宋書張邵傳子敷演敬有名於世又邵兄偉之子暘傳亦云暘

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攷南齊書第四十一卷暘之子融傳云
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暘後有充融卷稷南史三十二卷融傳
與南齊同敬皆作鏡案宋史太祖本紀太祖本姓趙氏諱匡胤
祖名敬此當爲宋人校者避諱而改

張融不寄人籬下

張融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
有體爲常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愚謂六
朝便有此等妄人何況唐宋以下去孔子愈遠學問不寄人籬
下便是亂道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弗畔者
寄人籬下之謂也

南史附傳皆非

南史無藝術傳故以徐文伯嗣伯兄弟世精醫術而強附入張融傳實則欠妥又如釋寶誌以附隱逸陶弘景傳亦爲不當

南齊書亦無藝術傳故於褚淵之弟澄傳附徐嗣卽嗣伯也亦欠妥而又但有嗣無文伯載嗣醫術靈驗只兩事較南史甚略其一事直閣將軍房伯玉冷病云云彼文只作有一僮父南史於此等瑣碎處往往小有添補亦不無微益惟縛芻爲鬼下鍼李延壽慣喜說鬼亦不足責所可怪者以文伯兄弟爲東海人南齊書則作東陽人文伯之曾祖熙祖秋夫父道度皆精醫而熙已居秦望山又宋文帝言天下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棊徐道度療疾也然則自是東陽非東海

范蔚宗以謀反誅

范蔚宗曾祖汪祖甯父泰世擅儒學蔚宗亦博涉經史善爲文章仕宋貴顯忽坐謀反與其四子一弟同死於市計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妄人孔熙先往還是其罪耳決不當有謀反事也蔚宗生晉安帝隆安三年宋受禪年二十二蓋當宋臺初建卽仕劉氏故國之恩旣已絕無新朝之恩則又甚渥熙先以文帝弟義康出鎮豫章欲弑帝迎義康立之此真妄想事之必不能成下愚亦知蔚宗乃與共謀乎且當義康執政蔚宗以飲食細過爲所黜逐怨義康必甚熙先鉤蔚宗之甥謝綜綜爲解隙亦何肯遂以身殉乎蔚宗於文帝君臣之際樂遊應詔豫陪賡歌攜仗被彈愛才不罪爲左衛將軍掌禁旅參機密

據通鑑

深加委任

可謂嘉遇矣忽欲操戈相向非病狂喪心何乃有此熙先說誘
蔚宗以國家不與爲婚姻當日江左門戶高於蔚宗者多豈皆
連姻帝室者而蔚宗獨當以此爲怨亦非情理蔚宗始則執意
不回終乃默然不荅其不從顯然反謂其謀逆之意遂定非誣
之邪蔚宗言於上以義康姦豐已彰將成亂階反謂其欲探時
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爲之詞者乃云衡陽王義季等出
鎮上於武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爲亂區區文士欲作壽
寂之姜產之伎倆是何言與況熙先主謀反稱爲蔚宗等徐湛
之告狀亦首稱賊臣范蔚宗真不可解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辨
云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
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

此又云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然則
蔚宗特知情不舉乃竟以爲首亂之人何哉蔚宗善彈琵琶文
帝欲聞終不肯其耿介如此序香方一時朝貴咸加刺譏想平
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宋書全據當時鍛練之詞書
之而猶詳載其自辨語南史并此刪之則蔚宗冤竟不白矣

蔚宗與沈演之同被知遇演之每先入見不及待蔚宗史謂蔚
宗以此爲怨故有反心愚謂蔚宗固未必以此爲怨而沈演之
則正是忌蔚宗才妬蔚宗寵傾而殺之者見宋書演之傳蔚宗
又語何尙之云謀逆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
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後猶望
君照此心也尙之亦正是與羣小朋比而陷蔚宗者亦見宋書

尚之傳蔚宗乃向彼訴冤急不擇音耳蔚宗又自言外人傳廣
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尚書者炳之也蔚宗雖自言無惡然宋
書徐湛之傳云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即文帝委任沈演之庾
炳之范蔚宗等然則爭權妬寵炳之傾害蔚宗事所必有

蔚宗與甥姪書自序其讀書作文之法甚備甘苦蘊味千載而
下可以想見如云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
之然平生行己猶應可尋又云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自爾以來
轉爲心化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盡至所通處皆自得於胸懷
耳又云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恥作文士又云文患
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
不免此累政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

爲主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吾思乃無方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觀其所述志在根本之學六朝文士罕見及此又自論其後漢書云吾襍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而已又云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自負如此危難之際牢戶之中言之津津良可悲矣沈約史才較蔚宗遠遜爲其傳不極推崇似猶有忌心李延壽爲益二語云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此稍見蔚宗作史本趣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

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
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
必不爲也

虎帳岡

南史范蔚宗傳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
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攷之宋書本作武帳
岡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亦作武帳岡胡三省注引杜佑曰岡
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便坐於其上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同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見黯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
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是孟說通
鑑第二十四卷漢昭帝紀將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

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事亦見一百四十八

卷元嘉武帳取此義也後之校南史者誤以爲李延壽避唐諱

改作武實當作虎遂奮筆改之而初不知其本當爲武帳並非因延壽避諱改也校書者之不學如此

久喪而不葬

何承天傳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楊溧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目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歛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旣

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請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愚謂久喪而不葬不下脫棺字數十年中十字衍文宋書無比例當作此例還葬二字出檀弓上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南史此段文義甚屬費解加以脫誤尤不明析禮所云還葬者謂斂畢卽葬不待案期如此者實因其家貧故許其不備禮若喪久案期乃葬則必備禮矣然卽在還葬者亦但許其不備禮而已非竟可無棺也今丁固等並非斂畢卽葬係久喪乃葬而竟不用棺櫬直舉父母埋之土中

其罪大矣但當時行此者甚多不止丁固等而同伍丁寶等之糾告丁固等則又非蓋葬不如法同伍當下卽合告發今三年除服後相隔已久忽然相告明是挾嫌也

威斗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宋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何氏焯曰漢書邯終大司馬銘不得爲大司徒死在王莽始建國四年壬申天鳳四年丁丑八月乃鑄威斗不應追納諸墓又威斗莽欲以厭勝眾兵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司命孔仁左杖威節右

負威斗卽其職也當莽之漸臺猶抱持符命威斗似亦非賜臣下送終之器此說恐全屬附會

顏公

顏延之傳延之與何偃從上南郊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以稱公爲輕脫自漢有之高祖稱所送徒曰公等見本紀鼂錯父稱錯爲公見錯傳是也北史李幼廉傳齊文宣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此蓋平日熟稱不覺故致此誤則北朝朝士相呼爲公亦與南朝同

顏竣殺父妾

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致損

十七史商榷卷之十一
延之子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
殺汝愚謂妾罪小竣竟殺之非怒其損父忌其寵於父耳竣之
不孝宜乎不得其死嚴武殺父妾以其奪母寵也獨不爲父地
乎知母不知父非人道矣

顏謝優劣

延之傳末載鮑照評顏謝兩篇文章優劣數語甚佳宋書無

顏竣鑄錢議

宋制有事百官集議眾議不同並以啟上宋書中往往載之如
顏竣傳中載其鑄錢兩議孔季恭傳中載其墾湖田議是也但
所議攙用吏牘殊不可讀南史遂痛削之僅存一二若無本書
則當時制度全不見竣傳鑄錢議刪削尤多不見其本意當從

宋書補正

南史延之父子論龔襲舊爲得

宋書以延之獨爲一卷其子竣傳隔卷乃於延之論中專論顏竣之代孝武帝作檄以聲逆劾罪將陷父於死爲不孝獨提此事論之然此應入竣傳今延之傳何無所論而獨舉此一事乎宋書論每如此偏側南史則論皆襲舊因顏氏父子同卷而龔用此論翻覺愜合

羊欣傳多晉事

羊欣傳前半篇皆晉書中事入之本史非例此沿襲宋書之文而謬者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案陶弘景真誥卷一運題象篇注云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晉簡文黃門郎卽羊欣

祖是也

江湛五子

江湛傳五子恁恕愨慈法壽宋書亦云五子而落去愨字則似以法壽爲二人矣誤也

江總自序

江總傳云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太子卽陳後主也宣帝怒免總是矣宣帝建元太建而總自序乃云太建時權移羣小屢被摧黜小人欲變亂是非如此隋文帝紀開皇九年平陳以陳都官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而總與諸人同爲狎客邪佞更甚陳亡入隋

乃獨得倖免且覲顏拜上開府安然壽終年七十六子溢徵誕
驕物亦歷仕兩朝以功名終若無史書小人更何所憚哉有史
在惡人多福者其惡千載炳然不滅矣

沈攸之非不臣非反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
漸懷不臣之心愚謂此齊人曲筆而李延壽襲之沈約修宋書
在齊武帝時故多回護延壽則不應爾宋書攸之傳書以反叛
不知攸之乃反齊非反宋也正如魏母丘儉等之反反司馬氏
非反魏也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書此事云宋荆襄都督沈攸
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得其實矣

梁書無桺仲禮

梁書無桺仲禮傳案侯景圍臺城援兵四集仲禮爲總督乃案
兵不動坐觀國破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梁書惟
於韋粲傳中見粲推仲禮爲大都督事粲先死節而仲禮安然
自全此後事粲傳本不當見然非梁書一大缺乎仲禮後降西
魏魏周書皆不見賴南史補之最有功雖於例應入北朝然補
缺功不可沒亦附桺元景傳則其病朱异公然良死讀史者恨
之與秦檜等桺仲禮入魏南史不言如何死法又一缺也

二萬人食米數

古量小說已見第十一卷宋書劉劭傳淮西人賈元友請北伐
劭議曰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
斛案據此計算每人一日食米三升三合有零今人雖健啖不

能會此數六朝時量比今尙小

與手

宋書辭安都傳弟道生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執稍欲往
殺淑之逢柳元景元景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又索虜
傳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寇汝南世祖遣劉泰之等向汝陽襲
殺三千餘人諸亡口悉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南史張彪傳彪
爲趙稜所刺謂左右韓武曰我尙活可與手武遂誅稜通鑑第
一百八十五卷唐高祖紀宇文化及反裴虔通逼隋煬帝出宮
門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胡三省曰言與之毒
手而殺之

裴叔業改入北史辭安都一人兩傳

王氏懋竝讀書記疑曰南史崔慧景傳未云舊史裴叔業有傳
事終於魏今略之云案叔業傳在北史故南史略之然叔業事
皆在南齊未及入魏而卒以其從子植等俱在魏故併以附之
耳叔業究當仍歸南史王氏此說是南齊書以叔業與崔慧景
張欣泰同傳以其或貳心於敵或稱兵犯順類聚最宜南史以
慧景改入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傳亦差可以欣泰入其父興
世傳仍是作家譜伎倆而以叔業改入北史尤爲大謬若薛安
都者正當在北史沈約以入宋書爲謬乃李延壽則一人作兩
傳但詳略不同南史在四十卷北史在三十九卷此真一大笑
端也向來校史者皆未經指摘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南海羅崇齡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香山何翰章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東吳王鳴盛誤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孚事異本書

南史蕭穎胄與其弟穎達穎孚等傳與本書雖大段相同然南史敘穎胄奉齊和帝於江陵稱尊號穎達與之同舉兵而穎孚則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潛引與南歸江陵緣山逾嶂僅乃得達若南齊書則言穎孚在京師廬陵人修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安成郡據之求援穎胄遣范僧簡援之卽拜僧簡安成內史穎孚廬陵內史合兵出彭蠡口梁書則云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一
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屯據西昌穎達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
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廬陵內史三者多不同大約南史與
齊梁二書不同者頗多

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攷齊梁書本紀
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予別有
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
於梁朝故諱之此皆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疑傳
宋從帝下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
載疑上武帝啟有侍幸口宅口下注順之宋本諱此乃幸蕭順
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子響傳蕭順之則作

口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諱凡此南史皆直書

靴

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疑傳疑不樂聞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直靴中不視觀此則南齊已有靴不始於北朝又恩倖傳梁嚴實著靴上殿新羅傳載其方言靴曰洗蠕蠕傳其人著深雍鞞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疑薨羣吏樂藹等欲建碑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荅曰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不覺汗之霑背約謙避作碑當亦知齊武帝之子文惠太子與豫章王有嫌故耳

豫章王疑傳與齊書微異

南齊書出蕭子顯豫章文獻王疑卽其父也自作史而爲父立傳千古只此一人故傳中極盡推崇論至以周公比之贊則云堂堂烈考德邁前蹤云云疑固無甚惡然南史則謂其後房至千餘人苟不極言其失大約子顯多隱諱故南史往往有微異者傳末言其死後見形自言爲文惠太子所藥死已訴先帝皆南齊書所無此則李延壽說鬼長技卻不足取大約豫章與文惠固有夙嫌豫章死於永明十年而文惠卽以明年正月死故延壽因而附會之又南史各論皆勦襲各書獨疑論句句自誤不用子顯元文亦與他處不同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於桂陽王鑠僅有其半下半篇爲蕭鸞

所殺之事見南史南齊無之此乃刊缺不全非其本無又南史
於此篇之下有始興簡王鑑傳凡九百餘字其中雖多疑神見
鬼之言想必李延壽所添然南齊則鑑事只有六十餘字賴南
史得存今日南北史遂成寶物者正爲此等處耳如桂陽始興
若無南史則二王事幾亡矣豈知各史之所以多闕落不全者
正因有李延壽書人皆謂其勝於本書幾視各書爲可有可無
不甚愛惜故至零落若無南北史則不至此也然如江夏王鋒
南史七百餘字南齊只一百七十字宜都王鏗南史五百三十
餘字南齊只一百餘字由此觀之南史於此篇增益頗多其功
究不可沒

二王同字

宜都王鏗字宣儼案豫章王巳字宣儼二王皆高帝子不應同字必有一誤

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南齊書同案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令攷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皆有丞尙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琅琊郡有承縣則并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尙如此非定制若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始於隋至唐益重

文惠太子有失德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傳論贊無貶詞而南史論則謂其有失德此南史之勝本書者又文惠太子乃世祖武帝之子反在前豫章文獻王嶷乃太祖高帝之子武帝之弟而反在後次序不順亦遜南史至宗室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等乃在徐孝嗣等傳之下位置尤爲亂極不如南史爲順

邵陵王友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故不廢此官南齊書則云王名友尋廢此官二者正相反不知南史何據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卽其府中官屬理應避且南史刪去王名友三字則不廢云云意不明

子良傳所刪不當

子良傳所載請罷遣臺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過又密啟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止土木工費并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奏請皆有闕國計民生南史刪削所存不及十之一二大約南史所刪多不當今不能盡摘南齊亦多誤字今以張氏溥百三家集參校稍可讀

子恪至免諸王

子良子昭胄傳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任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觀南齊書則此時鸞意本欲

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此江西
卽指壽陽一路徐沛淮泗之間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南史
王融傳晚節習騎馬招集江西僮楚數百人特爲謀主融志在
北伐以功名自期許其時南北交兵壽春爲扼要所稱江西正
指此一路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古人言北可以西言之言
南可以東言之二者得通稱史記殷通在江南會稽郡欲言浦
郡事正當言江北而言江西烏江亭長欲從江之北岸渡項羽
至南岸正當言江南而言江東皆通稱

子響事二書不同

魚復侯子響傳南齊書載其舉兵與臺軍戰官軍引退下云上

又遣丹陽尹蕭口

蕭順之也
說見前

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

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此處南史有文惠太子屬順之徑殺子響事子顯書修于梁故諱此事此則當以南史爲得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武帝諸子傳南齊與南史不同者甚多不獨如上文所云也蓋諸王皆爲蕭鸞所殺如晉安王子懋見殺之事二書大異又如建安王子眞傳云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此一段南齊無亦以南史爲詳備又如巴陵王子倫敘見殺事南史固爲獨詳而後半篇發明典籤爲害尤詳明南康王子琳傳述其母荀昭華亦詳本書並無論亦不勦取舊文滔滔自運此子於南史惡而知其美也子顯在梁不當諱鸞之凶狂蓋偶失之而李

延壽得之

薦易殿柱

王敬則傳齊臺建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殿柱薦字似可疑然
今吳下俗語尙有之他無所見薦者謂柱將損壞欲易之而惜
費不肯改作以他木劣承之乃易去其柱諺曰爲脫梁換柱

官

王敬則傳敬則逼宋順帝禪位於齊引令出宮順帝不肯敬則
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此語南齊書無之或疑官下脫家字
但恩倖傳戴法興謂宋前廢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華
願兒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一人戴法興一人恐此
坐席非復官許宋明恭王皇后傳後廢帝欲酖害后令太醫煮

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任忠傳
隋兵入陳軍敗忠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無所用力恩倖施文
慶傳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陳後主曰此等怏怏素不伏
官又南齊書荀伯玉傳齊武帝在東宮奢僭伯玉謂親人曰太
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曰我不啟聞誰應啟者因
世祖拜陵後密啟之上大怒王敬則直入叩首啟上曰官有天
下曰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北史魏
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傳帝遣詔賜后自盡后走呼不肯引決曰
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然則謂帝爲官南北朝有此語

南北蘭陵郡

李安人傳云蘭陵承人桓康傳云北蘭陵承人周盤龍傳云北

蘭陵人攷南齊書州郡志承縣屬南琅邪郡明帝時省而無蘭陵北蘭陵郡彼書高帝紀云蕭何居沛其子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乃州郡志則晉陵郡所屬有晉陵縣無武進武進自屬南東海郡蘭陵自爲縣名屬南琅邪郡不但無所謂北蘭陵郡亦並無所謂南蘭陵郡也未可詳攷

陸澄議置諸經學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立孝經案此文之下詳載澄與王儉書論易之當立鄭立不可獨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

立賈逵杜預穀梁已有范甯不必存糜信然則國學之下置之
上當有一議字或作者下筆時偶誤省此字

陸澄雖未必深於經然亦頗有學識如論易雖未能直黜王弼
之妄而廢之然云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譌襍
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
百年後乃有王弼此數言者於目錄之學精絕矣魏晉至唐人
若知此宜不爲王弼所惑矣弼首倡異端以亂聖經范甯謂其
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澄乃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
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想南齊時立風尙煽澄故婉詞乃
爾又云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立注博士行乎前
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僞神清識能言立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

其妄然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
意在貴立事成敗儒太興東晉元帝號元嘉宋文帝號也觀此
則澄之識高於顏延之甚遠其論左氏謂宜取服虔而兼取賈
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畱服而去
賈則經有所闕賈服注已亡千古恨事賴澄此言稍見梗槩又
論杜預亦宜存則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
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尊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
引惟深此文意未了當脫落兩三行南齊書本多不全也彼
時賈服並存澄乃又欲兼存杜預似若不必然試詳玩其語則
澄意以杜較王弼爲彼善於此評斷仍精確之至總而計之澄
議大有功於經學後人宜共服膺李延壽也者於經非但不見

門庭並尙未窺藩溷公然肆行芟蕪十去其九甚矣庸且妄也
劉瓛陸澄傳論

南齊以劉瓛陸澄同傳因瓛經師澄篤學借二人以發名論今
讀之分四段看第一段言洙泗既往義乖七十自後專門之學
興命氏之儒起同異之說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於勿失專門
命氏者謂家法也詮漢學最確第二段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
優洽一世孔門褻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畏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感之尊多行晉
代康成得家法而不拘家法融會貫通之承曰一世孔門言其
集大成繼孔氏弟子也漢封孔子後爲褻成侯以奉孔子之祀
而康成則以學繼之故與並軌也其推崇至矣王肅妄造聖證

論以譏玄又私誤家語以自證其說女爲司馬昭妻生炎以篡
魏書之行於晉以外戚耳其實妄也此段精妙絕倫不知蕭子
顯何以能有此必有所本識古者宜深玩之第四段敘齊事承
明暫盛建武又衰嘆劉瓛能承鄭馬之後而身終下秩凡多人
作傳只論一人南齊書與宋書同要之陸澄極推鄭學則論雖
不言澄意在其中鄙哉李延壽也抽陸澄與諸陸聚族居一卷
中降劉瓛與浮虛之明僧紹等同卷蕭氏卓然名論盡刪棄之
據王儉譏澄書厨一言而痛貶其學用不合今未能周務延壽
無學識而強操史筆故其言如此

陸慧曉傳刪存皆非

南齊書陸慧曉傳云會稽內史同郡張暘見慧曉童幼便嘉異

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南史刪去張暘云云卻以會稽內史冠於張緒之上大謬又暘爲會稽太守南齊亦誤

慧曉婦父

慧曉除尚書郎舉酒曰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婦父張岱也觀下慧曉子倕傳倕外祖張岱可知

明僧紹異同

南齊高逸傳有明僧紹南史改入列傳子山賓附其實應立山賓傳而以僧紹附又此云字承烈南史作休烈名紹則當字承南史改之非唐高宗上元三年御製明徵君碑但云南齊徵君明僧紹無字又此云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碑云祖玩晉建威將軍父略宋平原太守與此傳皆不同南史卻與此傳同又

此傳南史所添多疑神見鬼語皆不足取

南史論宋齊多襲取梁陳多自造

南史論於宋齊兩書皆襲取之至梁陳書則襲者雖有而自造者亦多然宋齊極多名論卻遭割棄說已見前梁書論少佳者惟江淹任昉姚察論云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此段極精南史采之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東吳王鳴盛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一

四嗣王傳補敘其父

蕭懿於東昏有大功無小過且其平日居官立身皆可觀東昏無故忌之人屢勸其去而不從竟爲東昏所殺齊梁間上上人物也其事頗似光武之有伯升所以梁朝文告屢用伯升爲比然懿固純乎齊臣也弟敷暘融皆齊臣敷亦有善政融與懿同冤死尤可憫此四人者齊書中當特爲傳一篇乃無傳蕭子顯齊高帝之孫也豈不哀懿但身爲梁臣不便以懿入齊并其三弟皆缺之姚思廉目睹其缺故於四嗣王傳補敘其父甚詳

長沙

嗣王業傳補父懿永陽嗣王伯游傳補父敷衡南史始改以懿

等立傳是矣子孫一并附入不分齊梁限斷則其謬耳宜以四

王歸齊嗣王入梁

長沙王懿諸子

長沙王懿六子業藻猷朗明象疑皆冠以淵字南史梁書皆避

唐諱去上一字惟淵藻淵明於他傳中可攷而知而又或改淵

為深如梁書武紀大通三年六月以前太子詹事蕭深猷為中

護軍九月以太子詹事蕭深藻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是也

蕭子顯齊書既不作長沙宣武王懿傳梁書亦但有懿子業藻

二人其淵明與猷朗皆無賴南史補之并及入齊後終事此似

南史之有功處然李百藥以蕭明傳入北齊書李延壽乃但入

之南史尙欠妥

臨川王宏與梁書大異

臨川靜惠王宏梁武帝之嫡弟也南史於其傳醜言誠斥不遺餘力始則武帝使之侵魏部分乖方無故自卻使百萬精兵一朝奔潰其平日則藏匿殺人之賊於府內有司無如之何又武帝遇之恩甚篤而宏謀弑武帝且奢侈無度恣意聚斂驅奪民間田宅又與永興公主私通公主武帝之女於宏爲嫡姪女遂復與同謀弑逆以齋日使二僮挾刀入幕下事覺搜得刀帝乃殺僮而祕其事若梁書本傳則於宏事全篇皆用褒詞其北伐係因征役久奉詔班師且盛稱其孝行及居喪盡禮又敘其政事之美在揚州刺史二十餘年寬和篤厚生平竟一無玷缺南

史與齊梁書多異而此傳尤乖刺之甚者此則恐南史爲得其
實姚思廉父子或與之有連爲隱諱未可知也宏之子正德與
同產妹奸鳥獸行又鉤致侯景賣國與賊正德弟正表臣事侯
景又據地叛投齊想其家法必有所自來則乃父之逆惡理宜
有之通鑑第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無故規避奔潰喪師殘民
誤國之罪甚詳皆與南史合

南史論云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
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贖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
此李延壽自誤不襲梁書斷語亦錚錚有之矣下當有脫落言
尊之以高爵則有之未有明知其不才而以軍國重任作顯榮
皇弟之用使之僨事者一當作大大撓大劔也

標題云靜惠文中作靖惠標題傳寫誤張敦頤六朝事蹟卷下
墳陵碑刻二門皆作靖惠是

安成王秀書銜不同

南史梁宗室安成康王秀傳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梁書則先
言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下乃云建康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
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此下天監六年爲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而南史但云爲
江州刺史又其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
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荊州刺史加都督又其
下有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而
南史則云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又其下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雍州刺史南史書都督刺史最亂道說總見後先於此發之其病不可勝摘就其淺者如同一都督而有書有不書不書某某等幾州而其卒也乃云四州人哀哭迎送請問四州者爲何四州乎秀墓碑劉孝綽誤朱氏彝尊親見之此文今載孝綽集梁書秀年四十四劉集作四十五南史削去碑文中所敘與梁史皆合末云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免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梁書以孝綽與王僧孺陸倕裴子野同遊王門與碑亦合惟梁書孝綽傳言爲平西安成王記室鎮南安成王諮議攷秀傳但有平西無鎮南之目此必有誤南史盡削去諸號但云某州刺史或云某州刺史

加都督而已

武陵王紀南梁互異

南史梁武帝子武陵王紀傳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太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止之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元天正暗與蕭棟同名五月己巳紀次西陵元帝拒之六月戰不利師老糧盡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遣報紀圓照鎮巴東畱不遣啟紀云侯

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實然故仍率眾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以旣居尊位宣言敢諫者死後頻敗爲元帝將樊猛所殺梁書與此不同者直言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乃僭號於蜀改年天正無受武帝密敕事亦無遣圓照受湘東節度事又言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五月丁丑紀次西陵元帝遣將拒之六月庚申元帝將任約等與戰破之景戍任約等進攻其壘樊猛獲紀殺之紀本圖帝位若受敕都督征討不應反受湘東節制前段當以梁書爲得太清五年卽是大寶二年南史以五月己巳次西陵梁書以五月丁丑次西陵後於己巳八日耳亦爲合也但紀必不肯稱簡文帝大寶之號故梁書據

紀意書太清若論史法仍以南史書大寶爲合荆陝陝字亦必
誤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紀之東下於承聖元年之八月承聖
元年是太寶二年之明年若以太清數則爲六年與南史梁書
皆不同紀至此尙未知侯景破敗而仍東下決無此事通鑑恐
非

七官

紀以金擲猛曰送我一見七官梁書河東王譽傳王僧辯破長
沙譽被執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先是紀聞湘東將討侯景謂
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胡三省注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
云七官紀釋之弟譽乃釋之姪也見通鑑一百六十四卷

方等等子

梁元帝子梁書但有方等方諸二傳其子皆不見而方等之子莊王琳曾奉以主梁祀改元卽位其事尤不可缺乃梁書槩從闕如莊入齊死而北齊書又無傳賴南史補入此亦南史之大有功者但莊雖宜見梁書而李延壽則宜在北史入南史位置稍乖

王茂歷官刪削不當

梁書王茂傳自宋昇明起家之下至襄陽太守之上一大段南史不載而以三四句了之云爲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今攷梁書茂之歷官豈得言累年不調乎雍州長史而改爲輔國亦未詳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宏策勸迎和帝此事南史亦無若梁書云性沈隱不安

交遊南史節去沈字安字幾不成句此等不可勝摘聊一附見

乙

王茂傳有潘妃事

王茂傳南史所添卻極多然皆閒話若東昏侯潘玉兒白縊事此梁書所無而不可不存其事者然但當入潘傳中乃潘則無傳而反敘於王茂傳闌出闌入全非史法

中山王英

梁書曹景宗傳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眾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托跋英南史作中山王英夫以魏主而梁書直斥其名曰托

跋宏非也若英則人臣也作南史則以南爲主乃於敵國之臣
鄭重如此亦非梁書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元是其姓如此稱
方安

蔣帝助水等事

曹景宗於天監六年破魏軍遣使獻捷下南史忽添入蔣帝神
助水挫敵事縷縷約一百五十字誕妄支贅全是小說與曹景
宗何涉李延壽意主刪削簡淨乃其所刪者往往關係典章制
度民生利病而所添妄誕則又甚多惟於振旅凱入增封進爵
下添入賦詩叶競病韻卻佳

霹靂野虜

景帝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南史作礮礮說文卷十一下

震字注云劈歷振物者臣鉉等曰俗別作霹靂非卷九下石部
無礚礚字又臘月宅中作野虓逐除南史作邪呼蓋驅鬼呼叫
聲

沟均口

馮道根傳齊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陳顯達
爭之師入沟均口沟當作沟均字乃後人旁注沟字之音而傳
寫者誤入正文此篇凡三見梁書誤同

神獸門

張弘策傳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神獸門案此事梁書弘策
傳亦作神獸南史與梁書王茂傳並同梁武帝紀則南史作神
武梁書作神獸其實乃神虎門也梁書武紀天監七年作神龍

仁獸闕於端門獸本虎既有仁虎闕則亦當有神虎門故知也

唐人諱虎改爲獸或改爲武但南史梁書皆成於唐人當下筆

時已自改若宋書則修於南齊南齊書則成於梁代當時本作

虎而唐人有未及改者故仍舊作虎亦或有唐人已改趙宋人

校者又復改從本字作虎所以參差不齊如梁武紀及王茂張

宏策傳皆唐人下筆時本自諱改又如南史后妃傳梁武帝丁

貴嬪傳太子定位有司奏宮僚施教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

謁梁書后妃傳同又如南史陶弘景傳云永明十年脫朝服挂

神武門云云此事梁書所無南史必別有據此皆是唐人下筆

時改其實當作虎至於南史宋武帝紀性簡易嘗著連齒木屐

出神武門逍遙宋書則作神虎門又南史宋文帝子江夏文獻

王義恭傳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人尙書下省分諸子並入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宋書亦作神虎門宋書傅亮傳永初元年由中書令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南史則作神獸門此皆南史諱改而宋書本文則唐人未及改又如南齊書第九卷禮志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南齊書本文唐人未及改抑或皆唐人已改趙宋人仍改從本字也若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俄而外啟鮮之詣神獸門求啟事此則宋書本作虎唐人校而改之者

沈約傳用其自序

沈約傳全用其宋書自序文煩冗已極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
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云云此在約自序已覺可厭南史采之
亦不刊削成何體裁

沈氏世濟其惡

約之自序雖詳今據而攷之則其先世大抵多非良善如約之
高祖警敬事妖人杜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
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警之子穆
夫在會稽恩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杭令孫恩何人而警
累世奉妖黨并從逆受其僞官幸約之詞雖多緣飾尙不沒其
實耳南史刪前部參軍振武將軍八字大非劉牢之破孫恩執
穆夫殺之傳首京邑穆夫之父警言逃遁爲宗人沈預告官警與

穆夫之弟仲夫等俱以從坐伏誅此國法之正非冤也穆夫之
子田子林子投歸宋高祖從平京口遂東歸報讐盡殺沈預一
門預以無罪死若依正理田子林子應以專殺伏辜無如高祖
已為逋逃主故田子等倖免矣田子又從征姚泓特因人成事

乃以忌功讒間王鎮惡并矯宋高祖令殺之專殺無罪功臣誤

國家大事其情尤為可惡林子之子璞則約父也約於此尤多

妝點元凶劭弒立璞乃攜老弱赴都自歸則其從逆顯然矣想

必授有官爵約諱不言耳裴子野宋略書其事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帥也見裴傳世

祖入討伏誅正宜約乃致怨顏竣譖之謂以奉迎之晚橫罹世

難皆非其實南史直云以奉迎晚見殺大非綜而論之自警至璞四世之中可

謂世濟其惡

田子林子本逆黨皆當從坐伏誅者其歸高祖正是巧於避禍後乃并以得功又報私讐可云詭計約自序乃謂劉牢之虜暴縱橫高祖軍政嚴明故自歸飾詞也高祖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惟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其語顯然約欲蓋彌彰矣約自序缺誤甚多若無梁書及南史幾不知約是璞子

沈田子參趙倫之軍

約自序云田子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案此別軍下似但當作參征虜將軍趙倫之軍事其下即接振武云云但趙倫之傳無討司馬休之事

沈林子官輔國將軍

梁書約傳云祖林子宋征虜將軍據約自序林子官終輔國將軍征虜乃其追贈之號此則梁書之誤南史仍依自序是

沈璞不襲父爵

南史敘約之祖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及卒後贈官追諡之下竟直摺云少子璞嗣以璞卽約之父取其立文簡便耳攷約自序則襲林子爵百乃長子邵非璞也邵卒子侃嗣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以李延壽任意更移不顧其實是何心哉

有志台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台司三公也時約官至尙書令已居宰輔然未拜三公故云下文約陳情於徐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各傳

中或作開府儀同三司或作同三司之儀似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皆謂未爲三司而其儀同於三司耳觀此益明但有開府無開府疑有異再攷

沈約年

梁書天監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南史同攷約宋書自序生十三歲而孤案約之父璞於元嘉三十年以從逆爲宋孝武帝所誅自此數至梁天監十二年凡六十一年則約當生於元嘉十八年辛巳至天監十二年癸巳正七十三歲

高祖有憾於張稷

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與約言之約曰尙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復論據本書十六卷稷傳稷於高祖起兵圍

京城稷主謀弑東昏率先倡議歸附是有大功及由尚書左僕
射出爲使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雖疏防致變尙屬死於王事者不知帝之有憾於稷者爲何
稷傳旣無突見於此殊不可攷意者稷必不願出有怨望之言
而史不言耳

二 粲

宋有袁粲梁有韋粲二粲忠義千古流芳以六朝之浮薄而疾
風勁艸未嘗無人血性激發非由學問袁粲袁淑之兄子而淑
本忠臣韋粲韋叡之孫而叡實梁初之名將也淵源有自

韋粲子諒

韋粲於侯景圍臺城戰死盡節之臣所宜加詳梁書於其傳末

附載粲子尼與粲同戰死云云又云長子臧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爲其下所害收部曲欲圖興復可云賢子臧旣長子則尼爲次子矣此外初不言粲別有他子也南史乃絕不及臧而但云粲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然則粲子有諒無臧矣可怪之甚

韋載京兆人

史家書人鄉貫六朝以前與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諸王各書尙書爲琅邪臨沂人太原祁人諸謝尙書陳郡陽夏人似覺遼遠不近情在當時不以爲異至陳書韋載傳尙書京兆杜陵人計載時去京兆居江左久矣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爲不可文

體隨時而變不可泥古

江淹領東武令

江淹傳齊受禪爲驃騎豫章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掌其任又領東武令案梁書云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豫章建安二者互異建安王子真武帝之子爲明帝所殺時年尙十九則建元初安得遂封當從南史若淹以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祿不赴任南史改帶爲領未確

復爲主簿

梁書劉秉爲丹陽尹辟淹爲主簿故其後云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南史刪前爲主簿後文不去復字非

詩筆

南史五十九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梁書十四本傳作尤長載筆
南史此下又云昉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又梁書十
三沈約傳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南史
五十七本傳文章二字作筆梁書四十一劉潛傳潛字孝儀祕
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
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文章詩筆
乃是佳事蓋六朝皆以文爲筆南齊書高逸顧歡傳歡口不辨
善於箸筆南史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曰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
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闔

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云謨時人詩筆
爲文海四十卷梁元帝金樓子卷四立言篇云不便爲詩如閻
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是也唐人亦有此語
故劉禹錫中山外集第十卷祭刑部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第三卷韓文公與孟東
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之樊川
集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昉紆意梅叟兒得中書令

永元中昉紆意於梅叟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尙書令王
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案叟兒東昏嬖倖然梁
書無此事係南史所添大爲昉削色計昉此時位不過列校此

後永元末方爲司徒右長史若此時卽爲中書令直與王亮比肩必無此理據梁書明帝崩遷中書侍郎疑是

王僧孺祖準之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梁書王僧孺傳祖淮南史作準之非準之王彬之玄孫與僧孺別族刻本誤作淮之父延年梁無

王融稱字

梁書柳惲徐勉二傳皆誤稱王融爲王元長融不合稱字南史皆改正

不奉家信居哀

徐陵傳太清二年使魏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陵之父摛於簡文帝幽閉時卒約在大寶二年陵拘畱在北時魏又變爲齊矣陵不獲視含聞訃不得奔喪故文集集中在北與人書多稱孤子自摛死四年陵乃得歸

紀載不明

六朝人紀載實事每不明析因直書其事恐詞義樸儻觀者嫌之乃故作支綴不知書事但取明析何用妝點乎梁書王僧辯傳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南史同僅刪軍師句愚謂當作河東王譽在湘州不從命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南史同而於上句并刪一王字更不明當作岳陽王督軍襲江陵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王僧辯論無識

梁書王僧辯傳論曰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苟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陳霸先將殺僧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敬帝之立霸先利其幼穉爲篡弑地耳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僧辯之欲立貞陽侯蕭淵明一則國賴長君二則結齊援也論斷無識若其欲淵明立敬帝爲太子則拙謀也見徐陵文集然卽此可見僧辯之於梁元帝可謂純忠蓋心乎梁實心乎元帝者

南史論云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

尊卑易位親疏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敵開罽實基於此
喪國傾宗爲天下笑李延壽於宋書論直以鈔謄了事齊梁則
居然自出心裁者多矣然如此論不襲其詞而襲其意謬與梁
書同

僧辯弟僧智於僧辯死後得隨任約約敗又被殺子顓又死王
琳之難一門慘亡賴次子頌入魏而顓子珪事唐太宗爲名宰

相忠義之報也

見舊唐書第七十卷珪傳

王琳張彪梁書無傳

王氏懋竝讀書記疑云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張彪或可無傳
若王琳何以不載疑刻本脫去非其本無也愚案琳彪同在南
史六十四卷張彪之補誠有功但其事蹟支離誕妄全似傳奇

小說不知李延壽從何處得來恐係掇拾稗官附會傳聞道聽塗說此則延壽之病也至於王琳者本梁元帝之忠臣破侯景有功元帝徵之下吏其部下叛而琳仍執不貳元帝忌之出之嶺外帝爲西魏所圍仍入援旣無及又力圖興復其於元帝幾幾可云純臣矣後奉永嘉王莊尙可云乃心梁室迨至不得已而歸降北齊歷受其官位爲齊臣久矣陳將吳明徹伐壽陽城破爲所殺此則不得復謂之爲梁盡節斷宜入北齊也若琳入梁則陸法和湛海珍亦可入乎今北齊書第三十二卷琳傳與南史全同而無論贊北齊書殘闕凡無論贊者皆後人取北史補之若王琳傳則又是取南史補入者究其實琳本當在北齊書不當入梁書姚思廉梁書不立琳傳爲是而李延壽卻非能

補思廉之闕李百藥於北齊原有琳傳傳文雖亡大約篇目尚存後人案其目故以南史琳傳入之而此傳文卻仍是李百藥北齊書延壽襲取以入南史者耳幾經回轉不勝眩惑矣若云王琳傳賴李延壽得存以此爲功於北齊書此呂尙盜陳恆之齊劉季纂王莽之漢也下筆成章世閒恆有能讀書人千載難逢此中意味與誰道之

梁書太宗簡文帝紀有大寶元年張彪起義於會稽事又太宗十一王傳於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傳并陳書之世祖紀及周文育章昭達沈恪陸山才錢道戢謝岐等傳皆有張彪事姚思廉父子非不知有彪者不知梁書何以不載

剡令王懷之

王僧辯引彪爲爪牙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畱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此事與陳書文帝紀略同但剡令王懷之彼作臨海太守王懷振案東揚州卽會稽也臨海相距遠故往征而畱岐居守若剡則會稽屬縣且其時僧辯尙在屬令未必敢爲梗何至舍郡城而往圍一縣乎當從陳書

南史無傳岐

梁書無傳岐傳納侯景降後勸勿更與高澄通和使景自疑此言繫梁存亡南史無岐傳朱异傳中又不附入此諫是大闕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黔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廣雅書局